

星孩的芒果湖

马嘉恺 / 著



马嘉恺
幻想电影院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

星孩的芒果湖

马嘉恺 / 著

XINGHAI DE MANGGUO HU

Jiefu 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

星孩的芒果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孩的芒果湖 / 马嘉恺著. — 南宁 : 接力出版社, 2017.7
(马嘉恺幻想电影院)

ISBN 978-7-5448-4878-7

I. ①星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0702 号

责任编辑: 马 瑄 美术编辑: 王 雪 装帧设计: 王 雪

责任校对: 杜伟娜 刘艳慧 责任监印: 陈嘉智

社长: 黄 俭 总编辑: 白 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0 插页: 24 字数: 290千字

版次: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6 000册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

目·录

- 001 / 第一幕 夜的脚步 | 小驰乘上缆车，探访深邃的山林
- 013 / 第二幕 浅海渡口 | 遇见了小河马，一起去芒果湖吧
- 027 / 第三幕 抵达彼岸 | 庞大的巨树林，彩色的墨水瓶子
- 042 / 第四幕 黑色坐骑 | 他的瞳孔深处，吸纳着整个星夜
- 055 / 第五幕 地壳移动 | 穿过空间通道，遇见了结结头们
- 073 / 第六幕 小山的家 | 爬上苹果树屋，浅浅的月光相伴
- 088 / 第七幕 半梦半醒 | 芒果湖的邮差，小山给小驰的信
- 105 / 第八幕 许愿风铃 | 杂货店的大婶，两个孩子的约定
- 121 / 第九幕 稻海山坡 | 再次见到小山，被其他人跟踪了
- 150 / 第十幕 彩色石头 | 来到芒果湖畔，小山遭到了围攻
- 173 / 第十一幕 识破骗局 | 小驰分析疑点，秘密世界的破裂
- 184 / 第十二幕 人类联军 | 小啾罗们遇袭，军队火烧巨树林

星孩的芒果湖

- 200 / 第十三幕 星孩失踪 | 人类追猎小山，芒果湖危在旦夕
- 212 / 第十四幕 湖畔反击 | 星孩报复人类，指挥官孤注一掷
- 236 / 第十五幕 大婶登场 | 人类发起总攻，巨大的大婶出击
- 248 / 第十六幕 战后废墟 | 巨蝶和光铡刀，星孩的惊人之举
- 260 / 第十七幕 又见小山 | 梦中的巨树林，一切都被改变了
- 269 / 第十八幕 武器坟冢 | 菊驰父子赴约，来自星孩的告白
- 283 / 第十九幕 夏末风起 | 爷爷的人生路，生命的改造工序
- 297 / 第二十幕 星之墓场 | 离别时的信封，那天大家都哭了
- 314 / 尾声 盛夏的回忆



夜的脚步——
小驰乘上缆车，
探访深邃的山林

穿过夜雾，便进入了那最为幽静的丛林。两旁是茂密而深邃的草木，眼前是梦境般向前延伸而去的轨道。小驰手扶栏杆，随着缆车的轻微晃动，在月光中缓缓潜行着。

也许是因为月光的浸盈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比往日更为静谧。那些光线无法抵达的暗处，倒是显得有些躁动不安。那是黑暗独有的躁动。月光犹如无处不在的轻音，悄然无声地敲击出只有眼睛才能看见的、夜的音符。

小驰就是在这样的时分，跟随着空中缆车进入这片秘境的。与其说是缆车，倒不如说那是一节陈旧的小型列车车厢。那是很久以前用来开发山林的工具。小驰的爷爷曾是项目的负责人。这种小型列车，最初只是用来做一些初期的勘探工作。等到空中铁轨全部建成，便会由更为漂亮、更为修长的观光缆车替代。到那时，人们便可以乘坐缆车，进入山林深处观看那些罕见的风景。

然而那样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。轨道没有继续建造，小型列车也没有换成大型缆车。小驰的爷爷对此闭口不谈，再也没透露过任何关于那个项目的讯息。不知何故，一切都被悄悄搁浅了。最初那些宏伟的开发计划，全都犹如碎纸片一般，被山间的风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小驰的爷爷不再提起任何关于那个项目的细枝末节，这引得当时的人们议论纷纷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、人心的健忘，渐渐地，竟然也就不再有人过问了。那建造了一半的空中铁轨，以及如今已经锈迹斑斑的小列车，却始终没有消失。它们一直留在那儿，一直安静地悬浮在空中，沐浴着四季的风，聆听着鸟儿的鸣啾，像是两个相依为命的好友，它们始终默默无语地守候在山林的入口处。

小驰最终下定决心，是在一个星期以前。其实早在爷爷还在世的时候，他就被那条空中铁轨和永远不会有人启动的小型列车深深吸引了。那时候的他还很年幼，总爱趴在放满小盆栽的大窗台上，透过零星的花草，透过那两扇并不清澈的玻璃窗，远远地望着那辆孤单的小列车，以及那条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的空中轨道。就这样，连窗台的木头边儿都被小驰的袖子磨得光溜溜了。

他是多么向往能去乘一趟那辆小型列车啊——乘上那样的缆车，进入那片神秘莫测的森林，一定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。可是爸爸从未答应过这样的请求。爸爸说，那只是爷爷留下的一个遗迹罢了。爷爷嘱咐过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它们，就让它们安安静静地留在那儿，直到永远。可是爷爷为什么不让人靠近他自己亲手建造的工程呢？既然已经废弃了，去看看又有何妨？每当问到这里，爸爸总会三缄其口，有时连表情也会变得严肃起来，不

是借口要做其他事情，就是干脆闭口不答。

为了不惹爸爸生气，并且不让爸爸感到厌烦，小驰从来不曾追问下去。然而，他的好奇心却从未泯灭。

正因如此，当他独自偷了钥匙，擅自启动了向往已久的空中列车时，他的心里忐忑得不行。哪怕就在转动钥匙的那一刻，他都害怕爸爸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将他狠狠地训斥一顿。可就算害怕成这样，就算要冒这样的风险，他还是想试上一试。

于是，他终于还是开始行动了。

他知道，这次爸爸是不太可能突然回来了。至少一两个月内不会。这个暑假，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据说是要参加一个十分重大的工程项目。爸爸还说，他会顺便去找一下妈妈。两周前有人带消息来说，有人亲眼看到小驰的妈妈出现在了那座遥远的城市，好像已经在那儿定居。带来消息的人言之凿凿，信誓旦旦，声称一定不会搞错。

这样，在得到消息不久之后，爸爸便兴冲冲地动身前往了那座城市。

爸爸他，其实是去找妈妈的。小驰心里清楚得很。可爸爸以为他并不知道。在大人眼里，小孩总是笨笨的、傻傻的，不谙世事。这让小驰感到有些气恼，又有些难过，因为他一直以为爸爸不只是把他当成小孩子，而是像自己好朋友一样对待。可爸爸告诉他说，那只是“顺便去找一下妈妈”，主要还是为了工作。

这么着，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里，小驰要一个人生活了。幸亏他是个能干的孩子，不然爸爸一定放心不下。即便没有爸爸在身边，他还是可以自己烧饭，做一些简单的菜，每天给屋子打扫卫生，去附近的树林里摘野菜和野

果子，心情好的话自己烧水洗个澡，睡觉前看会儿喜欢的书，然后像往常一样进入恬静的梦乡。如此，爸爸也就能放心地离开了。

可是现在，他却独自一人乘上了这列多年未曾启动的老旧缆车，决心一探年幼时就已心驰神往的那片秘境。

夜的脚步在空中无声地回旋着，小驰看不到、听不到、闻不到，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那种沁人心脾的特殊气息。眼下虽是盛夏，但山林里的夜晚依然如此凉爽，整个世界已经沉入了抹去一切色彩的空静之中，唯有数不清的草叶一起发出沙沙的摩擦声，仿佛有谁正在弹奏一支被人遗忘已久的夜曲。

空气有些潮湿，那是山林里特有的气候。四处弥漫着细微的水汽，小水珠们无处不在地游荡着，使得夜色也随之流动起来。小驰戴着一顶红白相间的棒球帽，身披事先准备好的墨绿色雨衣，不知不觉中，已经融入了这片流动的夜色。

驾驶着缆车，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，时不时事务性地左右顾盼一下。老实说，对于是否能够启动这辆废置已久的小型缆车，他根本没什么把握。就算侥幸启动了机器，自己又是否具备驾驶它的能力呢？真是毫无自信可言哪，他想。然而神奇的是，他居然成功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似乎还继承了爷爷那与生俱来的本领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摸清了这台复杂机械的操纵要领。那种熟门熟路的架势，就连他自己也未免感到有些惊讶。

啊，原来这么办就行了。他不禁为自己感到高兴起来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

虽然缆车已经进入了正常行驶，但他还是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切怀有

着相当的担忧。这辆老家伙，会不会突然咽了气，停在半山之中无人搭救呢？要么，万一哪根链条因锈蚀而突然崩断，那该怎么办才好？要知道，现在已是午夜时分，倘若出了什么意外，根本就无处求救啊。

正这么想着，他突然发现前方似乎有点异常。

透过朦胧的月光与夜间的雾气，他隐约看见前面的铁轨好像有断裂的痕迹。不，那好像不是普通的断裂……

等到看清楚的时候，他差点叫出声来——原来前面已经没有铁轨了！如果继续往前行驶的话，势必连人带车一起坠下山谷。幸亏发现得及时，要不然这就把命给丢了。

咯吱——控制刹车的操纵杆被及时扳下，缆车颤颤巍巍地停在了铁轨的尽头，像是被马戏团的魔法师瞬间定格的、夜间奔逃的大象。

小驰从驾驶室里取下一盏老式油灯，用雨衣的袖子擦拭了一下灯罩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到车厢外，朝下面照了照。

哇，这地方可够吓人的……远处是黑乎乎的山林，下方是黑洞般陡然下陷的深渊，仿佛全世界的色彩都被一股脑儿吸纳在了那个黑色旋涡里。如果盯得久了，恍然间失去平衡，一头栽下去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
他揉了揉眼睛，不再去注视那可怕的深渊。

缆车方才停下，灯罩上就落满了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。小驰挥了挥手，一边驱赶飞虫，一边伸手确认了一下藏在口袋里的那玩意儿——一把沉甸甸的弹丸手枪。

这可是爸爸留在屋子里的防身器件，未经同意就擅自借来，虽然有点说

不过去，但……怎么说呢，只身一人深入山林，还是带上一把这样的厉害家伙为妙。万一碰上什么坏人（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），至少可以吓唬吓唬对方。

这时候，小驰已经下了缆车，举着那盏泛着昏黄光芒的灯，谨慎地沿着铁轨一侧的过道行走了几步。他异常小心，以免被看不见的突起物绊倒，或者一脚踩空，跌入暗处的坑洞。老实说，直到这时他才有点后悔——应该白天来才对的，夜间实在太危险了。

可是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，现在打道回府的话实在有点窝囊，他转而又想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来个彻彻底底的大冒险得了，不然一定会后悔——想必那可是真正的后悔。完事之后只管回去呼呼大睡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不就行了嘛。爸爸肯定不会发现缆车被人动过，因为他自己应该也从没上来过。

可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本以为缆车行驶到尽头，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猛烈的山风突然袭来。虽然这风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风力委实强得不行。小驰手中的那盏灯顿时剧烈地摇晃起来，差点儿就脱手掉下悬崖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插曲，小驰意外地发现了铁轨旁边的那个物体——一架固定式的小扶梯。若不是刚才那阵来历不明的风，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它的存在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然后好奇地打量起这架连接在侧道边缘的、奇怪的小扶梯。

扶梯已经锈迹斑斑，仿佛被这浓重的夜色腐蚀了一般，不无凄惨地搭在那儿。与其说“搭”，倒不如说是“悬挂”，因为似乎只要轻轻一剥，它就会

彻底松脱，一整条全部坠下悬崖。看样子，很久以前它就应该已经在这儿了。

小驰蹲下身，让灯光沿着扶梯照射下去。嗨，这扶梯虽然又小又窄，但委实够长的。光线企及之处，根本无法见底——恐怕连一半都没有照到，简直如同通往地底世界的巨长深井一般。他一手架住灯盏，一手试探着推了推扶梯。扶梯随即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响，看来的确已经松动了，但老化程度并没有想象中的大。应该可以承受一个小孩的重量，不至于垮掉，小驰想。

那……要不要下去看看呢？他又开始犹豫了。他歪着脑袋，凝视着那片黑暗，仿佛那儿正隐藏着他所期盼的某种隐形的指示。良久，他缓缓直起身子，朝后面望去……不知怎么的，就在那儿，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爷爷——他也像此时此刻的小驰一样，独自一人举着小灯盏，蹑手蹑脚地在黑夜中摸索着……

小驰并不清楚眼前为什么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，但爷爷的形象却一下子给予了他相当程度的勇气。于是他朝着那幅正在消失的画面点了点头，然后重新回到了缆车旁边。他将灯盏挂回原处，然后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小刀，在缆车的车身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：菊驰。

就当是留个纪念吧，他想。很小的时候就想这么干了。完事之后，他收好小刀，再次绕到了那个看上去摇摇欲坠的小扶梯前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捶了捶自己的胸膛，继而转过身，背朝外，面朝着扶梯，将灯盏的把手咬在了嘴里，然后一点一点地沿着锈迹斑斑的扶梯爬了下去……

不知道究竟爬了多久。整个过程简直举步维艰，似乎怎么努力也无法到达最底部。尽管一开始还兴致勃勃，但在黑暗的包夹与围裹下，在灯盏渐渐

暗下去的微光中，小驰终于有了点放弃的念头。可是，眼下的情况根本不容许他有任何杂念。小腿肚已经酸得不行，手心也浸满了滑腻腻的汗液。只要稍不小心，两手就会滑离扶梯的把手，脚丫子就会倏地一下踩空，然后——

然后他的脚居然就踩到了地面上。

这出其不意的着陆让他吓了一跳，本来还以为永远爬不到底了呢……他大舒了一口气，然后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拍了拍雨衣上沾到的锈迹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注意到了周遭的异样。

一开始，他只是奇怪为什么手里的灯不亮了，同时暗自庆幸灯没有在爬扶梯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灭掉。然而仅仅过了几秒钟，他就猛地反应了过来——根本不是灯灭了，灯分明还亮着，只不过……周围也同样亮着。

这就奇怪了，现在不是深夜吗？怎么突然又变成白天了？小驰低头觑了一眼手表，从家里溜出来到现在，一共也就过了四十多分钟，怎么也不至于过了一晚上的时间呀。

看完手表，他又抬头朝上看去。上面黑魑魑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——这是一个连月光也无法抵达的场所。小扶梯向上延伸着，像是钉在悬崖上的电影胶卷。它的上端几乎完全被雾状的浓重黑色所吞没，只露出最下面的一小截。这么说来……小驰思忖着，上面是夜晚，而下面是白天？可是，既然上面漆黑一片，那么下面的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一切都不得而知。

夜的乐章仿佛从某处被断然截开，不再沿着时间的五线谱流淌了。

小驰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莫名其妙。于是他干脆掐灭了手中的灯，暂时不再去管这个匪夷所思的问题。

空气依然有些潮湿，这说明眼下他仍身处山林深处的某个场所。只不过，这是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陌生场所。周围满是茂密的草木，层层叠叠地遮挡着视线，雾蒙蒙地环绕着这个初来乍到的孩子，只留出一小片枯萎的草地。

为什么只有脚下的草皮是干枯泛黄的呢？他困惑地蹲下身子，低着头，轻轻地摸了摸地上的草尖。的确干巴巴的，毫无生机。然而四周的草木明明长得那么茂盛。草皮枯死，多半是因为有人经常从上面踩过，他心想，学校花坛里的草皮就是被那些调皮的孩子踩坏的。

然而，哪里会有什么调皮的孩子三天两头地光顾此地？

这时小驰的视线从干枯的草地上移开了。他略带疑惑地抬起了头，然后，他的脖子忽然僵住了。因为他这才发现了那个东西——

那是一块低矮的石板，不，似乎更像是一扇用某种奇怪的石头做成的小矮门。

凑近了才发现，这奇怪的石板门上还歪歪扭扭地刻着一则叫作《雨人的沉睡国》的谜语。标题的周围环绕着华丽的藤蔓浮雕，以及许许多多音符形状的小型标记，宛如一首石刻的古典乐章。

谜语的正文是这样的：

在那消失旧世界，

雨人唱游把舞练。

来到巨大石门前，

躲进门后小房间。

古老的黑胶碟，

宽广的旋律线，

破碎的梦世界……

谜语的下方有一大片留白，像是正等着谁把谜底写上去。

小驰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居然有种莫名的、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是则奇怪的谜语，他想，我可能猜不出来。哎，自己本来就不是什么聪明孩子，他转而又自暴自弃地想道，还猜什么谜语呢？还是算了吧……他一边不无扫兴地想着，一边却不知怎么随手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块。接着，拿着小石块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石板上的空白处。

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写下那些东西的。意识到的时候，他的手已经紧紧握住小石块，在那上面划动了起来——他居然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段自己脑海中的臆想。

也许这则谜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，也许是小驰的想象力太过丰富。总而言之，当他无意中阅读了这则叫作《雨人的沉睡国》的谜语之后，脑海中就恍恍惚惚地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奇异的画面：

在一盘正在缓慢旋转的、巨大的黑胶碟上，一个小人儿——雨人正在轻盈地跳着舞。小小的雨人长得黑不溜秋、细胳膊细腿的，身上仿佛包裹着一层油亮的薄膜，脑袋上还戴着一顶歪歪扭扭的睡帽。他手舞足蹈，指尖和脚尖滑过的地方，无一例外地描摹出了一圈圈的彩色线条。这些线条凭空悬浮着，继而缠绕着飘到了雨人的头顶上方，形成了小蘑菇般的云朵。然后，彩色的雨降落下来。雨水落在黑胶碟上，敲击出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曼妙音符。

接着，雨人操纵着那些彩色的雨丝，在空气中画出了一扇门的形状。那

原本虚无的形状迅速凝聚成了一扇巨大的石门。石门随着音乐中隐藏的密码徐徐打开，雨人轻快地跳了进去……门旋即关上，一曲终了。黑胶碟停止转动，画面随即消失。

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驰发觉自己已经把脑海中的画面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出来，并将它们写在了那块石板上。落笔的最后，他还突发奇想地写上了“古老的留声机”几个字。

接着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

那扇矮小的石门开始徐徐打开……

小驰瞠目结舌地望着这一切，有些难以置信。自己居然就这样猜中了答案。原来这则叫作《雨人的沉睡国》的谜语的谜底，正巧就是那幅关于雨人的画面，以及“古老的留声机”的意象。

这种巧合，简直犹如站在夜晚的阳台上伸手触摸月光，却一不小心接到了星星散落下来的碎片，而那些碎片正好可以组成打开天字的钥匙。

一切都像是事先为他准备好的。

如此一来，小驰不得不再做一个决定——

到底是进去，还是不去呢？脑袋瓜顿时陷入了挣扎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发生了什么意外，爸爸知道了一定会丢下手里的工作，火急火燎地赶回山林中的居所来找他。那样事情势必会闹得复杂而难堪起来。然而不得不说的是，那扇已经敞开的矮石门，对他而言的确有种莫可名状的强大吸引力。究竟何以如此，小驰自己也答不上来。总之就是想一头钻进去，就是想彻头彻尾地放任一趟，什么也不管，只管一探究竟，把一切搞个水落石出。

这时小驰又想起了爷爷。那年，爷爷的工程进行到这里就莫名其妙地搁

浅了，据说再也无法向前建造任何东西，怎么也行不通，无论如何非叫停不可，一切统统撤回。当然，这只是众说纷纭的解释之一。更多的人认为，小驰的爷爷当年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，才强行终止了工程进展。而今天，此时此刻，小驰居然沿着爷爷多年前就铺设好的铁轨，来到了这里，来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小门前。

冥冥之中，小驰的心中升腾起了一种奇妙的预感。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，但他确实觉得，自己会在这样的时刻，来到这样的场所，并非缘自简单的机缘巧合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则谜语应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猜出来的吧？他想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在暗示我：快点进入这个矮洞吧！

此时此刻，矮石门正静悄悄地敞开着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黑暗像是垂挂在内部的层层帷幕，把“通往哪里”这一问题的答案遮掩得密不透风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此时的小驰却不再感到害怕，反倒是好奇心占了上风。

于是他一股脑儿把所有顾虑抛到了一边，犹如一脚蹬掉鞋带系了死结的鞋子。环视了一遍之后，他再度朝那个将他引到这里的小扶梯回望了一眼，仿佛在确认着什么。然后，他像一只鼯鼠般地钻入了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。